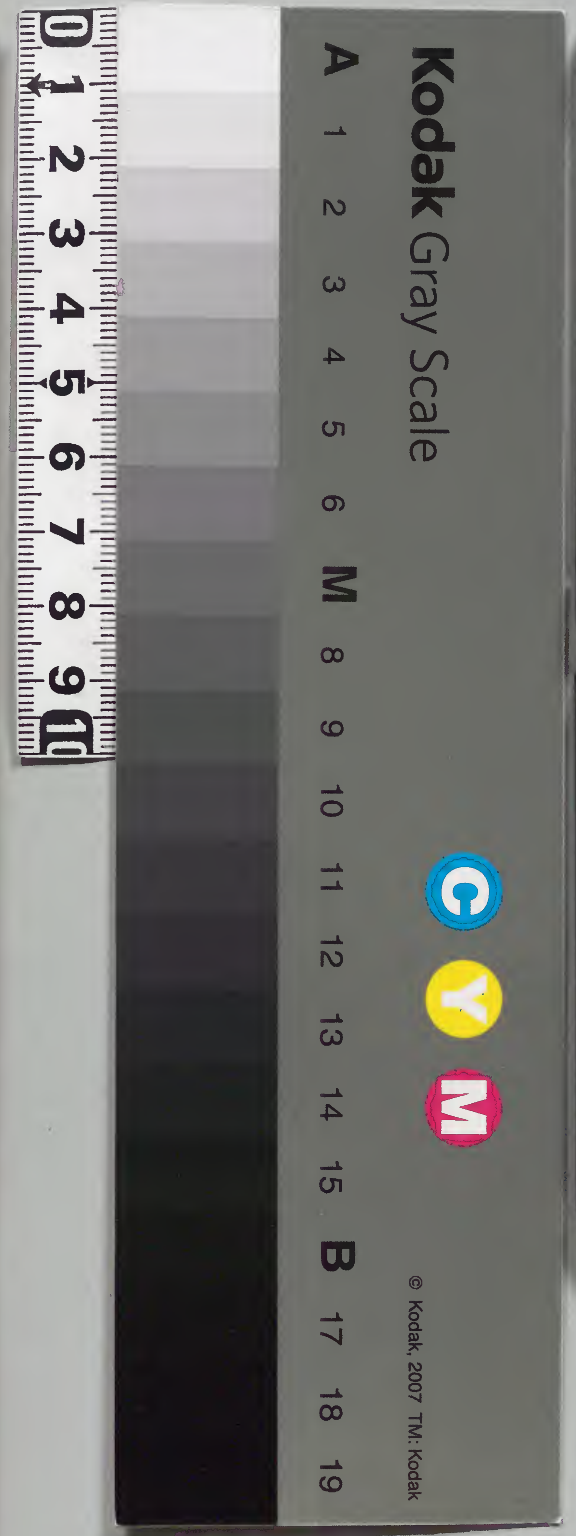




東萊集
二十九卷之八
尺牘一之二

內閣文庫	
三四九	漢書類
二四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4
冊數	12 (8)
函號	313 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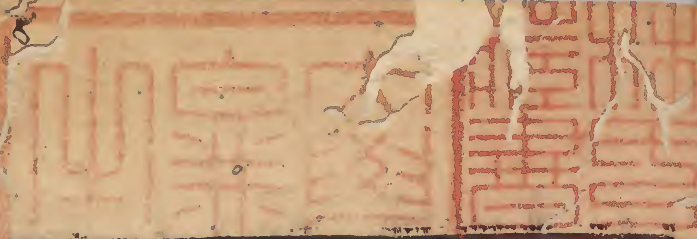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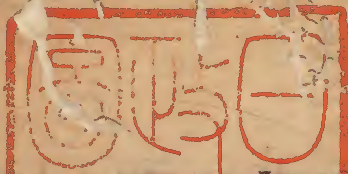


東萊呂太史全集卷第二十七 尺牘一

与汪端明聖錫

淺草文庫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以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謂竊惟
侍郎文名德之重宜在本初力扶正論今茲近授特
遵用常典固未足為深賀也邇來未寧入秋已十日
尚不寸大有設施可為寬心大人乎此得近七月
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告濡滯留
臨安百餘日近方還舍稽初欲就桐廬田園既而思
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改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
年有餘公言乃孝之日忌在政所欲何也



誨席所嘗方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叮囑

賜書由賜開諭幸甚癸未七月

某區々之跡昨侍行歸自黃岡留舍稽外祖不於月
中冬復已浙西挈榷幹家叔一房歸娶今還舍餘六
旬矣侍下幸它事得以為意書再但真頑之質拙字
寡陋殊委所發明瞻望函文在又一涯幸從例聽聲
效下情但深企仰和後甫定目前遂可莫枕然所當
慮者政在左而不左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奉
以大填抵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万里外有隣敵旁
為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氣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

析尊精等度博稽眾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乙酉

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為吾及賀今茲游膺召命開既

至都下計已有隙擢矣乙酉正月

開府既久度事當已就緒吳侯入覲一面之憂責尤

重維御綏懷之畧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畫固已素

定更祈深省遠思博盡流香上寬西顧之慮豈務幸

甚乙酉四月

開府亦既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万里

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文盡言極論進退以義

直節凜然兵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

想安向自終，蜀國多士成都又蜀之，征會鑒裁之
下得人必，惡當人物衰謝之時，政之曲加誘掖摩厲
以共扶此，及此矣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錄板畢工
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儻蒙付示，幸甚。乙酉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累然，喪次多繇趨伏，乃在下情
深悵快厥，今公乃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
斯氏之所依歸，皆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之退之
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文字元氣可復，分固當
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未末自有次第，不必拘正夫之
小諒避世俗之小過，苟或未然，公乃不可輕用，物不

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身，以感悟上心，凡示天下使
好之有所矜式，於吾乃因依小補也，此在約即丈志
素在定，福但託在門牆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
有一說，人情扣德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觀函蒙包
納不巳，唯矜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亦正之福，乙訂

八月十日

治置也，已就緒，中山勝際，亦可舒豁煩滯，但尚舟車
之勞，若及今便立規摹，令不致費力，亦清心省
事之一端也，古籍分真數地，積歲久，不次比，豈在索
毀之虞，莫若以內，收集為善，臨益之，正永嘉城下居

中累月不為書矣之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
錄云是年三月晦所編其間為考訂多誤多近亦性問
元明本報不知其乃目否否其年之瑞風音日遠記銘
難說好者他之失矣此恐亦不為之整頓也
已癸

少稟如太平州司戶趙輝曰子之從游有志

車運世取亦掌流中不易為取一聽聲咳儘有以

終佩服入每季路同年之竹既亦有古之稟

至不克出也

莫居浸夕治置尚已統緒翩翩所令統者不若今夏

不孝之暑中懸擡元非願養之官也之乃歸或因繼閱
遇有訂正亦口授付信在抄本似不為紙而於其字
多有蓋其少暇亦尚或抄所聞已考求錄為請存之
以因古嘗治元明均報亦甚欲均討瑞也

少稟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孝為人殊務實極均
親聲咳敢望祥賜海誘幸忘士風授東真知尊敬亦
年左蓋不多均僅示以端錄廢我其志蓋堅也度其
到為左一兩月均更不詳稟

少稟近欲刊校渠集已刻叔板矣而子澄其乃實亦
海瑞在加却所傳得書撰渠一錄最為詳約今即令

假工也道人徒相請教幸甚以付去人或尚留美同
志告道一介徑取此人候因數日無害也候字在
內又倉去亦非小補僅載秩數得小字字不能據尋
僅伯時昆仲以成就世以爲念母悼老却之勞尤爲
厚幸願不教請再讀

某哀苦不死力後祥奪道某業毒無後生之它不足
勒字急向兄刘子澄傳乃爲之是時以四方士子業
已會聚難於遷已旬今某意謝遣令歸某然道無一
事却均乃言爲守違去函丈之夕惓惓以形於夢
寐免喪哭尚送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遲未可預計安

少書及秋之乃再治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差
年之味委趣欲早補綴也元西所定祭儀亦望送下
或傳伯時之友欲爲迎待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
苦雲地近之無高處去更歡富乎也自解子澄尚
缺具乃甲

某哀傷之餘無後生理他不足勤於記瞻視不至妨
繕閱否默坐靜處久自以趣至於研研顧斯遠是就
視皆損目力非徒於去冊者朽節也元明祭儀配祭
一版其說因之從來配以元妃而經室別享固欲省
垂佈之勝然事祀古或經室所出乃棄元妃之配無

乃以私而之公以卑而廢之乎不知宜為裁處否長
日之書與之似怪其未過中亦須熟讀也元明書已
領欽夫亦行朱均安同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官祠亦
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冲元集其
偶到墳山已令舍弟徑檢付來人舍人夫季子有立
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也甚慰之矣
某哀傷之餘志意確落無足言在以事勢度之必可
藏拙里巷初擬改月精祠後思其不察以為有所徵
求尚尔遲々也核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即附刊於外
伊川暗富却公書及呂和叔怯前此皆未及
論

春秋帖旧却有之欽夫近連得書日令後曰矣
道造函大非惟積年依解之誠得以開新而旬日獲
聽教誨發言者啓蒙周浹篤至教而服膺佩戴不敢廢
志還舍幸無他不足勤者念金華連得兩高下亦足
策少已可望不知三衢後如何善言錦核渠錄謹先
拜納尹和靖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陳漢章疏及經
系之執潘叔度已附往向蒙子濤欲作德清寺丞也
取子侍郎所藏伊川語僅得之也賜示及再鈔編教
吳時或可獲尋之也付下此乃却可續成也今因陸
九淵之簿力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厚篤勁

直掌家可及足以此恐不可不 拾惟同懷成就之
為繫甲肝

某掩園魂處殊無進益承聲咳雖打已後傾仰下居
幸少拘絆年家乃司可再扣函文也均朱元悔書

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也高文手抄伊川錄

祈留會但期於獲見遠速分不敢計也通鑑編札儘

已撥出望蚤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

所載想是得於傳聽未嘗深考大凡託錄故實雖同

時人舛駁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為斷也甲午七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西約束春至娶因為天台

鴈蕩之游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南一二公

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為疑此誠過慮

告試為斟酌儘渠出果有疑分其却尚入園訪之往

還必皆得款待若元時可出亦須送之至攔度待見

之斯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為慰甲午

子曾大卿存作

往見三入舅亡張子嘉得程致通湖上修史例逐有

故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洪公亦以

朝議可免為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

頻逐敢舍字

子航有魯先生 裝文

某道人之迹自罹憂患屏居五年園戶溫習故書粗
似安適去秋偶後有冊府之氣題勉此來供職亦踰
半載湛浮竊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
人文游凋落向尽海內父執如契文不至一二人而
已所以愧之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
能具乃比來啓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間闊
偶因景明道人還輒此附拜起居白署敢祈厚為乃
身獲重

子張荊州 敬夫

共以某友子乃達考積有家時身歷世變而德貫蓋
虛消息之幾心玩至理而處清曠幽乃之地所蓄既
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後應聘而起以規係在乃
效今茲旌纛之來乃目共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乃
之懿衰軌小玉秀民不常解刃然儆戒祇懼固自昔
聖賢不已之戒也

某質魯材下執竊有意於子而欲蒙郭塞莫知一德
之口孔子下用而清餘友為日久矣迺去免於憂患
適有核官之際近後例受分安之家列友甫數日分
茶少糜糧既有正口逐獲之願格呼之未獲幸所乳

一旦覆伸為容儀。伏坐隅側。聆警款以請。夙志若乃
乃深人情之至。豈非晚也。君子以戒之。多有所不
叙也。平時徒恃質實工夫。悠々殊不精切。兩字序
取可謂淡治然。亦要的處。或爾棄領略。亦疑亦或
遠。復而後藏。為孝不之若。實由此。

大際以收斂。操存公平體。案為主。

双美之句。古始然。及及在氏。通鑑。欲其統流
扣承格耳。

志約典。及

每乞考

治存本末

出大教於大高之所謂。畜德明

在之所。禮表志。其毫釐之。乃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

未精。非特自誤。又後誤人。

吾夫在也。乃所繫。居之。實難。謂宜。深林志。未平。我
約夕。省察。所存。在果。常不。違。年所。感。方果。皆正。字日
用。飲食。之。乃果。皆不。踰。尚手。殊。密。生。熟。歷。歷。可見。於
此。實用。力。為。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我方困居。既非其同。察。又非其揚。屬。亦有所止。矣
易。仍。隨。字。于。嘉。不。忍。易。宜。精。玩。蓋。多。乃。其。樂。嘗。美。了
新。移。易。得。侵。已。年。又。高。主。質。稟。皆。明。快。則。夫。扣。清。之
系。亦。易。得。侵。已。也。

儀。往。所。難。所。謂。儀。往。蓋。凡。一。欲。不。放。用。之。謂。

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取關合在旁者均以指
照亦不知所倚耳

後亦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
慮稍少故却欠穩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禁固在
於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州而足非幸以不明始欲密處將獲而
其害反至遂長居之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平幼事
之徒初嘗大過人孔明憐之之意乃至於是故身後
猶留教養人財社稷不隕亡五十年甚厚蓋在此也

子朱侍講 元時

某侍旁粗遣但狃學固陋意欲略請訂正適以有後
清親迎之夜遂後未果俟至秋末尚謀西安之行以
踐子澄所游山寺之約也少子之州間有一士人款以
伊川易傳錄板近耳書有所養亦最為善 子澄之今
言云尔
於賓之次亦假予人為清教聖暫付去介異時却得
面約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回起居宅祈厚為斯文
復重

某官以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文在州得以和
夕詔請雖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
進蓋深味東教所請見下字上達之稟而實加功

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去阻邈不得面
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按度
欲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敏謂能妄
意或度哉焉苟有以教之必不至若若亡負諄
誨之厚也伊川先生切實其間合高量處既見於張
丈書中矣苟有欲言在者乃本無對非下与世俗較
勝負在之汪丈所謂乃不同不知昨因其說既而
思之淺末允當但詳觀素為激揚振厲頗之廣大溫
涵氣象為之激發後負在頗似未如汪中東坡字
改為蘇軾不知以移公例之各而望之也耶或在因

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奇說固無害出於後始
分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古已依易
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跋所謂極論天地万物之理
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末哉伊川之批
亦恐是邵家子弟欲言康言如說之伊川不知可削
否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
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暇處已疏於
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
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成氣益但往在
金華兀然獨坐急與講論切磋考閱卷士于楷筆業

分覺夙自絕彼此無緣未接亦同奉業一路以致其
素却務其同擇質美在生語之迫亦多向此矣自
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亦已至於為學所當講在
分不教念心伊川學制亦嘗于張大參酌如政計為
課案將屬省皆太孝子郡庠分初毫分利誘而歸
省去固往來不絕之增闢有舍俟秋間郡中有力迺
為之為賢堂之教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孝
俟後生有所務去分已不失先從之恐不必特揭
堂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乞用草紙印一節拜納
告更為校視標注示及尚令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

循朴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掃洒門牆幸子之進渠
子郡中人信矣恐徒步不從健步之駛後此古三
日到亦未可知此石詳意尚能仿之
某亦日後有校友之際方後告下西行而張丈亦為
召家旦夕遂聯舟而矣惟是以淺陋之孝豫尚講
登之任報而寸不取不為而恐少未必的而知不敢
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敢所書
考之示函長子孝之要俾知不以入德之門敢不
朝夕從之庶幾假以歲月和識指歸至負期待誘進
之意中膏不担不疑重蒙一一篤誨不勝感戴不勝

得然若石不具之中稽祖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
以索然若考或為至滯喜台惡離之病於治尤切教
日玩味來誨有為未忘在後列于別紙所以喋喋煩
瀆在政欲明辨審閱懼之其如整之言初非世俗亡彼
我校務負考也人回切望詳以見其幸甚于楊子
奮獻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奮繼他昂身有華
分此論甚吾然區々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為孝者尚
少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博古尚強急者為總視其
偏而用力焉以吾文英偉明峻之質恐尚以教子工
夫為樞輟回奮繼低昂之用為持養歛蓄之功斯文

之幸也吾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也同時如唐勒
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于之辨豈非于吾及利
然不同不必區々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乃
非楊墨之乃唐景之似不必深于之辨即氏哉康哉
一以憲主亦稱康哉而濂溪之語吾所見恐不我亦
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為末之為矣
易傳差謨慶旦夕便迎往金華護謹厚士人鑿正唯
嗑和且治矣一以察明尤吾蓋尚時草今之至也更
看得子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新印即摹印
數本致錫吹呂子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幸也伊

川崇寧後出處以參文古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治
門宦俟到順安少定為討禱求教心謝先生其
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分非祀之本若致
其七分所以正所以謹古乃祀之本心時中而畧闕
之迫時論議在恭顏悟即至浪名實乞好具舉不偏
殆難字其人此有隱古之所深憂也所欲言在非叙
其言能六九

其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唱
心之久黜黜頗多此皆我意未字之咎惟日有所未
至不敢諫其責於人也用論累幅仰見諸人不倦之

意其間亦有尚欲以請處但以吳晦叔少父之計
勿令亟降又某博對適在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尚別
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晦叔口陳不復錄之
某更數日近居政与張文孔陳又均約夕講肄殊以
為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心奉之新懷亦政如素
論之意也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計已呈徹即日秋暑未
艾恭惟為候勤止支福某官改租安職守所及敢不
尽心但學力淺薄黜黜在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
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文又復連牆得朝之論

但恨几席在遠不得咨和為恨耳孝教授開進志甚
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小僊謏拙
俟向此女多吾乃之幸也某上句揣對今刻謹錄呈
請教有未安亦望一二指示上不可疎遠回答甚詳
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字以感動耳易傳
聞娶女刊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素路但及
正誤字而已其版樣未整者皆未
暇知已令印教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常相聚本欲
作古又恐已歸長沙或尚未歸恐望乃區區適今
日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速略此拜
稟向者來問教條俟稍按堵當得款曲商榷也

某友不韋遣字淺力薄視職業日增愧負難不敏苟
苟自怨然殊未能大有所釐正耳至於區區課試之
末則同未嘗深較也然大際場日夕相互講論士子
有志于此女亦有一二輩切摩工夫粗不歇喊到統
又時閱來誨策屢警省在殊多但書不盡意終不若
侍坐隅親聽答回為款切耳邪說改行辭而闕之誠
今日任此乃女之責六編書請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
不明也盛社衰互扣消長莫若尽力於此此乃克明
幾之方征之消鑠矣日矣在子所謂吾友此懼用先
聖之為舊說以用為罔習意味甚長楊子等行以以

吾乃之哀再蓋子所以不求之它而以用習吾之也
之乃為急之務而淫解誠行之故分固自有次序也
不知吾夫以為如何所以為此說者非欲合翻經釋
是言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據中內修處工夫或少耳向
來所論智仁勇終恐難分性守蓋三在天下之達德
通乎賢者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分智也仁也勇也皆
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分智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
也在常人分智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
定智為孝知利行勇為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
之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靜之說前古所言仁義中

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
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
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
無不義矣必並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
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智同稱此
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蓋
亦如來論初非以為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
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
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并分粒剖各
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恍惚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

可謂之文理密察身陰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
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續得永教也中庸不可能道不
遠人兩章及獲思之龜山之說誠為奇險非于思本
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故緣為程文時考觀新說餘習
時有枉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在氏語意傷巧病源
亦在是自此當力掃障也竊幸易傳納三本去不敢
加裝治誤字皆已改但卦畫麗細行數疎密之類不
能如人意悉釐正身遺書建本永到之前已用去冬
所寄本刊板故其間一兩段更易次序處始仍其舊
餘皆以建本為正聞且夕亦畢工矣二程先生集教

的亦當令蔡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為序引殊
無家風恐適足為先生之累欲削去之更望一報見
所寄張丈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咲服此間所共
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
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
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於已見於張丈書者更
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督不惜語言痛
加砥治乃所願望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群陰
凜凜陽氣斷續理自應尔然以及已之義論之則當

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尚
濡滯籓常聞今當已泝江南下矣某既畢亡婦祔事
即還孳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
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
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僅得如志閉戶
為學殊為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
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
取累不若退處之為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
平為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
索居無從待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

迺附閩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
或適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
論要論大抵根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
政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
匆忙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游從者為誰用工
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論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則
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
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遂
正人以為補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以

次而舉可也。僮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為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某丐詞兩請，而堂帖婁下，匍匐為此來。昨日方條對姑致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苟尚留此暇日，自有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拈出現。然索居殊以爲懼。弟當時於書尺中請益耳。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文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

沂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縲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馨欬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揜烏帽，嫉學問者。往往指搗此輩以姍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詔上不可詔上之辨。况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湏謹嚴也。某匍匐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耦寡徒為况。殊索寞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

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
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為學大抵皆然
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
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啓發齊王之
良心至語意淡洽之後乃條上弘百畝之說若未孚
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若說
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為如何知言疑義亦俟後便
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
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某官次補遣為學固不敢入廢第微言淵奧尤故崢

嶸蓋知進步之難儻蒙時 藥不勝幸願魯子答
孟穀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
曰人之應事不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
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正也出
也君子自牧處此可見其臨事持主之力矣語意頗
似意備恐難以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
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比與張
丈訂正者既已附去今復有欲商榷者謹疏于後來
喻以道生一為太極太極動而生陽恐不可指為
一既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

誠如來喻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也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蓋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喻以盡心為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為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釋氏之辭耳非許釋氏為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釋氏

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喻謂不見平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政知為學者固當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槩舉知言本文却似無病大哉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却恐此章無此意也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

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一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於它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它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文顧命章說得大

童恐湏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所講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涵養先要知識故湏至如此強探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氣未和而詔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北宮黜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隻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獲之漸但出入無

疾明未無咎兩句大索致意耳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
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大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
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所未達恐
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
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
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
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
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躰其愛而歸全今批示
本以愛為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

因便併望批教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問倉皇奔歸七
日未後至家先人既以己午間易箆酷痛寃毒貫徹
肺腑永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裕齒髮飲
食皆勝往時適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縻疾
不捧藥餌設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
營辦以五月十六日敬終襄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
哀慕無窮扶刀布雲執筆氣塞不能多述喪禮紳無
恙時囊戒飾令一遵曲制毋參以惡禮令不敢有違
祭禮數年未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族暑退亦欲稍

稍諸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
為參酌令便可遵行尤幸某日自遭憂故窮若危迫
粗有困而又側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緒荒
塞未能詳求誨益身憂居年遇便令復屬歸士附達
遲速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悵惓

其哀若日深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縞憂以來
困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為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
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
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
研攸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類弛而

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
而聖賢之言本未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詳回若
而不進也但恨無絲親承誨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
詳指示自度令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疇昔草、頌
略也尹和靖錄見今抄冬深當壽遣人往來教所欲
言者非此能完它祈為斯文葆衛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攀號摧慕無復生意為學固
不敢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親鮮
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
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

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聖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機也太極說爰有高安便當屬于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却不聞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富如未喻作沈潛書蓋不欲虛勞身別紙批問謾以所見求其正不安處望痛賜植誨今專遣人往候起居凡有可破飾幸無細大疏斥近者論着及與學者問答併詳賜錄下使得日久玩繹蓋道遠私居遣介

費力故也

近者人還伏領啟字所以誘誨飭厲者是備玩後歎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它說否即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萬福身罪逆不死奄經練祭時序流邁追慕摧殞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閱理熟處心平者一出焉庶或有濟耳苟堂怡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悠悠遷延許時而忽復出於義誠無當也或政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

勉為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
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別紙批喻一
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
詔不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
者每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
意思猶竊意鄭氏特傳襲舊詔未必真有所見耳良
堦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
擇存戒懼實後事於夫子告顏子視所言動之目馴
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齋記及長沙
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寬如未

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過用露分數稍多更俟
思熟看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能俟
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
庭所聞其益良多但累十日糧其它皆不須辨蓋此
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
意鄉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於墻仞前此
累欲通書而未敢聞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
種種之責渠所居相去甚近往來甚便而其家自有
餘亦非勉強且為人介甚與之處者只有
責善迫切之過而無寬縱容養之病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令免
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

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要譽之徒耳不
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榜帖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
不曾下手也所欲客請者皆俟後便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
畢而未鍛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
數日湏得耗也然婺本例賈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
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
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却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
一報蓋此介往返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
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

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為本根之病則一
也來啟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正既而以
雕鏤之費用度之乞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
恕而浸無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誠痛痒蓋吾徒講學
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以為親切故欲以未達
處請教耳觀其生意志未平之義亦恐當深玩也
某待盡倚廬哀若日劇為學固不敢自怠坐塊處索
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惧耳仁說及往來議論事
牽玩繹所謂受之理蓋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
非直以愛命仁也至學者隨語生解却恐意思多侵

過用上舉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
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

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
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

却無夫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

自湖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款渠甚願承教而無絲
也今嚮書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刻遲速未可

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質夫墓誌嘗有之否或未有告

批示當納上庵僧榜帖

某閨戶待畫奄々僅有餘息但 君獨守殊少講貫
之益日用間視向未稍不甚廢情收斂持養雖未免
有斷續却無蘄獲計叩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

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

揣摩之失儻蒙時

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
事種種想皆出調護某有其子慰書敢望附達薛士
龍歸涂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令經歷
一番却甚知難雖尚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
械勇於為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
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依鄉
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
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鑑聞嘗有所
是正亦既錄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

守經從云專欲求見匆匆附此起居它析辱為斯文
護重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動
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
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
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指出分
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涇泳玩索之工其
原始不可不謹也長沙述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
定語孟諸說來論議北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
有未達處且夕因便當往商榷也令嗣猶未聞來意

不知今尚留膝下或已即路若遂成此行無衆中質
美勤若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質夫墓
誌上內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蘇士龍訪來士龍之歸
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
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樣正恊周之則受之義獨
改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執官
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遠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
則各愈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身君子之謀始
終皆舉之要須審慮也令嗣氣質甚淳已令執潘叔

度舍傍書室寢處

不在其家

同忘者乃叔度之弟景愈

字叔

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有益

叔昌并自

工於程誠足可商量立六年前嘗為太學解

已立定

課程令嗣當自寄程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凡房

借來不許過它舍

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蓋城東

并多端恐志未定或迂易耳

自錄慮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

也別紙疏喻以不欲滯此介未得詳稟今嗣更留一

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

知其肆習居處之詳也周教授論語方借看併候遣

此兵時縷、求教此間方刊橫渠集斷字當看拜納

說文若無善本見今嗣說方雖枝昨見劉子澄說籟

州方欲刊書自可徑送渠令錄木也洙泗言仁未合

處因便望錄亦不欲得思牽也

東萊呂太史全集卷第二十八 尺牘二

與朱侍講元晦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怠
而工夫亦知可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
殊少講貫殊自懼耳引辭曾得報否不爲己甚乏義
恐亦須玩索耳今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疊朝夕潘
叔度相與切磨執不容懶某二數數提督之見令編
書疏訓詁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
省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衆
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自熟矣凡百不

須掛念慮周教授語解看得平實有工夫雖章句問
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勤積
步及升其極咸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類樣輒殊不
差也浙東諸郡秋旱歲事甚可慮閩中不知復何似
此聞立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
頗聞豪右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
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注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
上散葉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
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
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誥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

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
自葉枚根所當加澄治之工也

某哀苦如昨今嗣在此讀書漸有緒經書之類却頗
能誦憶但程文未入律今且令破三兩月工夫專整
頓蓋既欲赴試悠悠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見涯涘
則當於經史間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
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也然也劉
子澄已改官部中以上近郭祀不給假尚留臨安薛士
龍七月後以疾不起極可傷甚為人坦平堅決其所
學確實有用春來相聚比舊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

不謂其止此也。撫別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存友兄
弟皆有立舊所學精偏。迨此相聚累日，示甚有問
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
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之，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
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辭曲折，謹即作韓
丈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
錄外書皆領，且夕即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迹
亦當屬陳君舉筆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次
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既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

服制中未嘗作文字，湏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
祭禮聞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
亦每督趣之，不敢自外也。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它不足
勤齒記懇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自
下時議論之，亦只得靜待順聽也。受之迹一兩次作
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湏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
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
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湏隨根
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

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
啓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
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
須令專心致志絕利源凝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
看得項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
耳向來所論 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
付示為幸

某學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今歲以韓文
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訐謁之類
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它事但與有志肯

為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
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為已不切耳然既往者追
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
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此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
運天下為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
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
少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婁言春秋有意於
天下為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寧致
思古

某祥祭又復政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月前携受受

之及兩舍弟過墳旁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
山水雄峻人迹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繙閱也自春初
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靠實但
相遠未得質正咨請為恨耳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
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
檢故發衰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廼完粹耳吳林
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
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
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之類向者特為舉子舉子
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

曰則少曲折輕快則欠興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
為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啟誠為至論此等文
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指出非特訥其出而已也禮
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為綱領則可疑
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
序述縣尹語言微以過重居深造自得等語雖曰文字之常
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
當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關異端則不當
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
味歛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高奇

等敝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而袁公問政以下六
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
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必然處望見教

某荼毒不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
定丐祠今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渺然比來伏臘調
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
大善耳塊處為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疊疊向學之
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却不至疑沮自此
度箴箴誨不為虛尋游從則亦有三數人志尚資稟
望政坐譎薄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

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
書淵源錄亦稍稍哀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
至亦婁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
世教往在嚴陵刊閩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
直所惠兩秩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
刪削否如和叔殊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承遜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
起薄俗然善類為國長慮者蓋莫不憚然自失也某
屏居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置真所謂舍蘇合而取
蝓蠃之轉者但反覆思惟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

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
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
動人悟物而手忙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
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
今復遽從事役夙夜有懼未知所措素荷愛子教誨
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
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某既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
講論闊踈故不欲携行只令遷適叔度書院不知今
且歸侍旁唯復尚留竅一聽財處也某近嘗到會稽
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可復回其所

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
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藹然甚得告君之體聞上意
甚惓惓且欲除職却是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
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
鄉賢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各高責深
重之主眷此地位政未易居惟覬深圖所以進德修
業尉答上下之望某且夕為之官計度郊前可到輦
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它未暇及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醞酌粗定但徽錄已逼進
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即屏置它事專意料

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總能計
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
及也諸公盖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
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支右梧
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留叔度及舍
弟處或令歸待旁惟所財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
邃有可發藥望時賜誨示

某供職亦既踰月以吏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它亦
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嫂屬疾其行頗速
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

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辰
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涂諸公
無所親踈盖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
寡若又揀退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
居未繇會晤敢乞厚為斯文護重

歲前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嫂音問不佳
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
傳不虛累日悵快不能自擇也示諭明白助正誠中
近歲諸人之病盖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
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則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胃

忽聞至論心日洗然為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
四月間述乃知所謂閣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
此則須速遷至五六月也鄭有明遷小著亦可見主
意未嘗以狂直為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
到官述來議論却簡徑無向來崎嶇周旋氣象甚可
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
可隨分讀書但浮沉衆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
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
寤耳有可儆飭者因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

來復有族媼之喪亦費料理而孺人葬也猶有所未
定今莫皆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
否精神氣力稟賦要有限不可不厚為此道保惜也
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
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歲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
區緝緝簡牘外此無所關預低徊隨衆殊以自愧對
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
願望尊嫂想已得地不知安居有日否陰陽家說要
不足信但得深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少簡否

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尚茹蔬此殊非便切須
隨宜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
昭詔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脚不牢者徃徃波
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
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
覆藏徒為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
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
也李儀曹所論文格意為群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

之深每事扞格類如此殊可嘆也葬地已有定卜安
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營了為善近事邸報中當得
之章辰別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略此
附承起居它祈以時厚為斯文護重

某冗食三館此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鈎藥事業
雖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
二還班列進對者之時聞昌言但力微執弱終莫能
有所軒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
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述
喪其元甚可念之嘗通問否聞清湍度夏想為快甚

適但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閑暇從容為
善劉淳史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求教敢望
不倦誨誘蓋往歲某為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
志而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
呈天語真王者之言但對揚殊欠語言耳告不必廣
人為幸淳史到遲速未可必故不及詳布它祈辱
為斯文護重

某官次祖遣通來同舍例權即偶占禮曹惟目前文
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繫典禮責任實不輕也長
身不知惕息何地密庵去山大近嵐霧道薄要非可

久處之地却是寒泉平曠於度暑為宜耳比得桂林
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
箴戒儆厲之意不勝感悚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
深中膏肓之疾朝夕玩省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
一節乃往年為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繳繞狹
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生朴實為
先去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採此弊恐傳聞或
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
苦不自知離群索居尤易得頽弛惟覲繼此時賜矻
治不勝厚幸石子重素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般

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只在數月間日
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塵露未必能裨益要且得
氣脉不斷耳

臬館下碇、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
手亦欲蚤送官庶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繙閱
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茫淳夫看怕時書未嘗不
欣然獨笑也日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幾不郵
締之慮在事者蹤跡素疎既無繇與之深語從班一
二公又復力不造心滿懷懣塞無所紓寫徒以職在
難掣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

書近有無知鄂渚之命鄉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
或傳已索迓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
葬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蓋居必甚安
適中間服餌小誤雖知旋即平瘡調護莫已復舊否
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天台而有奉常之遷又須竣
一番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其冗食冊府已下閱月空餐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
出此月下旬雖慮所及不敢留藏但慮學識曖昧
誠意淺薄不能有損益耳聞纂述甚勤竊謂愛傷之
餘且須休養飾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

特衛生之經應爾以進道言之亦須平行寬暢然後
元大長楸也靜江近獲喪耦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
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其冗食館下行其及暮雜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
曠廢但目前可告語者極鮮雖私懷發不卸緝之憂
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芮氏姍期在歲暮長年甚覺
勉強但理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喪耦後頗無况求
去見卻執須申前請耳
近因使拜書當既呈徹恭審分符南康雖未足大尉
善類之望然緼積之久小見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

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者郡
乃前輩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
方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
前後除自無如此穩貼可受况吾丈平昔憐、君民
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
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之聖賢亦無不
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為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得行
其志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
地亦何齟齬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
尊躰起居何似亟遣書未暇它及劉樞之亡可為天

下痛惜不知旅匱已至里中石張欽夫亦候葬其子
郎之官矣它惟厚為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殂乃是見
次諸公所以斟酌以小壘相處政欲可受切不須
苦辭若意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
可作郡之時至于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為非中
道也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
且俾作書敦勅竊謂前後除日無如此除穩憑蓋立
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連

制之患吾大平昔憐君民志念未嘗少忘愔然一
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義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
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清薄稍
有萌動政當扶持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
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
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積
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
自列湏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
再也苟懇辭不已飾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
將有厭薄當世之譏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

小急亦可惜也匆匆再此布稟它惟厚為道義護重
某伏蒙疏喻即以達之當路凡雅志所欲言者悉為
啓白而貪賢之意確然莫奪遂以向與劉圭父議者
與之商量今不許辭免指揮與任滿奏事偕下詔旨
既嚴又省徃來之勞斟酌得亦曲盡恐當勉強一出
以承羨意若到官或有齟齬則如陶彭澤翩然賦歸
林之樂蓋未失也若深閉固拒使知吾意之所存
無幾而陷之徒便有憤世疾邪之論矣使義果不
可出則此等議論本非所計今幸不至此何惜不少
逶迤以全大體也劉樞託孤蓋以終身相付暫出年

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泰之禹
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為抄文海述方略成次序止於
南渡前蓋不如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即以自
錄拜呈以迨中略此拜稟它析為斯文護重
某伏蒙垂喻固深悉雅意即一一達之當路而其意
確然不移又以已有不許辭免旨揮不敢再將上遂
復有趣行堂帖謹以拜納恐須勉強一至治所若相
事勢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却是常程事辭免則礙
旨揮到任丐祠則非辭免也又載疾之官亦見奉命
之共總文字到便可得却無今日許多牢攘也况江

東帥漕憲益皆舊相知或素慕用上下相應當無齟
齟或粗可施展使一方之民息肩亦豈小補哉欽夫
得書亦以為須一出為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
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
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却有害也程侍郎尚貢圖潘
叔昌曾錄得可徑問渠取不然稍暇亦可錄去黃叔
張陸辭甚見領略一二年來小小灌溉豈無萌蘖之
生但寒者衆耳專介回謹此拜稟乞為斯文護重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繹類聚皆在目前工夫生
熟歷然可見真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看而難

歲間固非所校陳相入對甚忠懇一兩日即之官兵
所論東漢末事因便望錄示子澄處雖可轉致然道
里繚繞未能亟見耳密庵事近南安家叔方到即以
曲折具稟家叔云已常有文字拜託一面別擇僧令
舍弟納去不知已到否鄭自明力琢磨之甚善渠比
之流輩却無脂常顧惜意思但失在不孝僅自此能
用力益未可量也張欽夫亦兩月不收書當是道中
不暇耳適中畧此附回也析為道義自厚
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慄不允之命既下又
評徑之官且意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

書撰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為已
甚恐須勉為一起以承領上意况今陳相高師丁子
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曾子亦士類也到
郡想別無齟齬若隨分可少獲疲瘁使世見儒者之
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苟確然不反却恐似長往不來
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紜切乞深入思慮為幸
近潘益刻南康簽判遷延不發迺更并乞催趣赴任
皆得旨揮令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老倦此
應接恐洵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却是
熱事甚多為力若或再辭或道中候命則此問未必

得本告諭販書者令多發百餘本至此為佳序引中
說魏晉及近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及伊
川門人處如伯夷伊尹與顏曾等語却似筋骨太露
耳更潤色令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資質在流輩中頗
博厚對策病痛前此固常面論之矣委曲之說誠切
於近日學者之病計校避就真是私意比看易無妄
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
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
展盡底蕴故事之未欲託破緣此回互却多暗昧厚
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激藏頭露影等十數語

的當教不虛心教承純妙如有舊病餘疾切望
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砥治不幸

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相近也
不可知恐聽傳或轉了語脈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
孫與夫孫以出之恐却須深留意蓋隨時如此則處
之者如此亦易直之理與回自互避就似不相干不
是各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却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
意為學其心甚虛而於門下鄉慕尤切但渠目下以
家事勢未能出兩三年間必專往求益也長沙却常
得書上彼此時有所講論也

近麻沙印一書曰世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無精義
相似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
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來求教或出於他人則雜錄
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却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
則講貫玩索固為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
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仿
髣然終非實有諸已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訓誨之際願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自有可以語上
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

之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基乍入有似
未可透示之所見未刻之理却恐其輕看了也然亦
非謂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為緩但示之者當循之
有序耳

諸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治之皆是談空以首高眼
前却不多見蓋異教雜黑者皆盡而盡人多墮在苟
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隨之未明
而異端則非如向時之熾然也

淵源錄事書彙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
錄呈但永嘉文字婁往督趣備未送到且夕陳君舉

來當面督之也淵源錄其間鄙意有欲高權者謹以
求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闕略不
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汪文說高柳崇有伊洛文
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為宛轉假
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類言之則毋惜更
搜訪為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
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
增此前事之鑒也橫渠集續叔者本欲便刊以迄得
張丈書後等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
太遽之失也

某病作萃痺雖無加損却無定境為况亦甚安適也
張士十丈遂至此痛甚痛甚聞時適方飯驚愕氣
通手足厥冷幾至季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
不須棟擇只此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
次序然却無一字裝點做造也巧祠後不允勢難再
煎迫諸公又目前亦無大齟齬可決去就莫若暫為
小安計整頓郡事為善其詳口授舍弟拜稟它已厚
為道義護重

隆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尋常條陳
利害文字乃送後省者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
宰執略看即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聞揆及執事守
常於榻前調護以迄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
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為好名耳比得檢正舅氏
書云掌得未教繼及有所建白之意如曾氏之釋密
固自無害萬一於其他親舊書之縱及之則非密贊
聰明以俟命之意至於播揚招悔吝尚所不論純
此望深以為戒也文印之後既不過三季若郡中別
無大齟齬不若安心為之整頓郡計俟終更還家然
後請祠最為穩當鄭景望自寧國歸過此深云是未
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云至細滿亦無問此法

有可用也保養茲元以擾善良則君子之所耻要當
無忿疾之意迺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
入境問俗便覺此氣象若雪霜勝雨露則不可也陸
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看實點
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深兄弟在今士子中不
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受之所謂建家廟初
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邊位置不當又
去人太近不嚴前廳之東隅有隙地前月下手一間
西厦頗高喫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示發儀中
制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擇節耳

宗法春隻聞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
條目未堪傳家聞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父
病之故盡推祖業界之後來看得兩位藹然却無係
屬處今年高量兩位隨力多少椿辦一項錢共祭祀
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得數月須俟數
年行得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
氣方亦戒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伊
川和靖墨蹟已刊向聞刊康節詩因便求一本某近
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却不復繙閱如詩方整頓到
車攻孟每日只理會一章或兩章可見其少也新簽

聞是士龍宗族往時却不曾見士龍說及不知其人如何周子充入參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必時有微益尋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俟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告之也定叟以喪事請祠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啓告之父兄擔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得些少於渠門戶非小補也王信伯集初謂印板所刊必多此數篇則舊固見之矣今復還去

丐祠雖未愜雅志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裏然亦善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芻皂白者亦有間矣張荊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賞

奎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內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迺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衡決處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憂而至於病病而至於死每誦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之語為之法然至於南康地既非要害民又非浩穰雖事之不如人意處固多然無且夕立至之憂若且耐煩忍垢拊摩疲民苟稍成頭緒子重繼之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不為無補也今去終更總半年餘耳交印復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

無不可者或未終更別有除改半道引疾而歸亦甚
省力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
所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
難得也近因荆州之赴深思渠學識分曉周正如此
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
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得大段有益不知其它從游者
何故迺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
專愚無它其教誨迺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
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已之性又繼之以
蓋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徃徃事亦

高明深勉之耳五十丈所作濂溪祠堂記告粧梳
一本送示欲掛壁間觀省耳親舊間多相勉撤去書
冊固知此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迺亦十減五六
矣如時文却不曾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舍
弟輩者之點檢也

某病體夏中粗無它雖深風遠痺非藥石所能料理
然神氣漸以完固杜門養靜亦殊有味也奏封出於
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受謹言亦不以為忤但以
鄙見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
爾張五丈文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復領後篇精

義至到言也令人法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窺任道之志屹然益堅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為後學模範吾道之幸也大低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王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來喻所謂未得力恐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游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_不深實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白鹿洞記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祇增愧怍它石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舍弟拜稟它祈為斯文崇重

稍不正記政劇傾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懌旱執甚廣不知封丙迹得雨否荒攻惜畫次第無所不用其極尋常小郡患於叫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體則不然苟為民而屈至誠懇惻無疑外入細高權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恐辭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為君子愈扞格不可入爾其它皆高明所洞達獨此說似可為獻也再祭張五十五文文本以告逝者後何所嫌弟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蓋謂世表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唯願其進德修業日新又新使考者有所矜式而已非於此有所疑也示諭

自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
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細察之工乃區區所望
也新泰非無倦之意但病在力不足往年相聚論
之熟矣比因答書亦嘗詳告之政恐未必能有益也
受之日來儘解事唯是志鄉非他人所能與每相見
亦未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求痊望愈
之心度歲月却不覺費力者思慮之戒敢不佩服尤
延之說祭文極是蓋當時傷感之意多自應迫切耳
詩說止為諸弟輩看編得詰訓甚詳其它多以集傳
為据只是寫出諸家姓名後生知出處唯大不信

小序一說終思量未通也其它受之當能道已詳語
之矣餘乞為道茲重

某病倦稍不上狀倦上弟有傾鄉疚心荒政聞極勞
率然到得措畫不行求牧些芻而不獲便有歸諸其
人之義不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
伯舅氏書政府許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
不遂請而郡中漸可拄柱為飢民小留亦君子之志
也但報狀中猶未見得請何耶某病體只如舊但近
嘗發恣又加疲蕭昨日忽被堂帖還故官病廢如
此尚未能去門戶况仕宦乎但虛煩除書為愧爾聞

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揆欲以示善意一兩日
自列乞依舊奉相計必見聽也舊從字毛大方仲益
往視其弟因欲請見比子和易知自愛却可無語也
匆匆未能它及向寒惟析斯文必重

某稍不聞問政此傾鄉受之未辱手教且能道近况
之詳極以為慰荒政既粗可校格又諸公略相應副
自無辭求去只得為民少屈以須終更也某在疾方
安尋被除目不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所幸
相諒既見聽矣但傳聞猶有叅議官指揮病中亦何
緣赴得又須費一番書札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篤李

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
有所開禁也痛上張五寸遺文告赴郡中有筆力
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
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抄錄今乃知其
可貴重也言之涕下手倦不能多及向寒惟為道義
自重

某方作書畢劉平父轉教賜謹悉尋常雖未嘗預此
事以吾夫之諱屬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
其人羊歲間僅見有可者當開白也近有建昌士人
陳剛正相訪種上谷與人念十年來所未見也工

夫淺深代是渠事大槩只是當耳渠令冬來春為止
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
某手凍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請自此遂可奠枕矣
解組不遠至時趣子重来合符而歸最為上策切不
須求祠恐諸公意不過別有除改却是自引惹也
便中伏願教字殊以尉懌前日見邸報江西之命聞
尚有兩政闕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稱愿也某病軀萎
痺雖不復可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
舊來寬弛昏惰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誨藥而
疾病又錮而留之徒鄉風浩歎而已前歲間疾之語

月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覲踐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日
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
節一月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
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
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爾在吾丈分上却是急先務
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
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
病中間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
其長政是識其小者爾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
沙之行頗寄徑新治必知不以為嫌否定隻書漫納

去書中欲求五峯皇全大紀及正蒙內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挈家歸五夫匆匆上布渠近來漸解專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側而已它析厚為道義必重

某此因南康人行拜狀當既呈徹承聞有令妹之戚手足之重何以堪任唯覲勉自開釋至扣至扣乍還田廬釋簿領之勞為况必甚安釋病廢無繇陪侍猶恃問疾之約賴以自寬耳毛禿所附手教已領此即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它析為斯文必重

受之下別甚思念辱書及竹紙皆收通鑑綱目且錄兩漢以上送示只要大字注不字數亦不多也

某不聞動止惓惓弟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達五夫適此梅雨跋涉亦不至勞頓否某病躄雖不復可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執筋繫衣帶入夏來浸覺可牽強飲食衣服遂不須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閑無事讀書亦粗似有味但塊然索居無從質正夢寐問疾之語殆以日為歲耳張五十丈遺文想已抄錄得付此介甚幸定隻書不知已附便否勿勿布稟字析厚為斯文保重

受之未及別書述且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
欲傳大字此便回先錄戰國西漢寄示字數亦不
多也

某病躄度暑粗安前書所說著水喫飯不復仰人其
實仰人但是勉強積習僅能執挺自病中言之則稍
自如耳若比平人不為快便蓋萎痺已成沈痼非湯
劑所能料理也所幸閑中浸有趣俯仰一室極寬安
適度去死尚遠未為師友憂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
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家姓名縱有增補亦祇堪
曉童蒙耳大事記以不勞力索考有時取編過者

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再整頓若盡此歲
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遂旋錄數段往求教也鄭
景望不起極可痛善類凋落如此奈何詹躄仁近亦
送葵軒論語來此癸巳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
年論述刊定畢併與元藁送示為幸受之近日肄習
稍勤否資質本明爽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
悠今擇勤苦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州
增勝雖無繇陪談賞然年來屋後花竹成陰隨分亦
可自娛猶觀杖屨一臨之也文鑑以趣辦去取不當
必多有太悖理處因筆望條示雖不可追改猶得以

警省爾匆匆拜稟它祈厚為斯文崇重

東萊呂先生太史別集卷之二十八

